

王大使威行卽下

冤業相報

天地無私

有如不信

自古有之

殺人還殺

聽取談資

作一受

白刃何疑

話說天地間最重的是生命佛說戒殺還說殺一物要填還一命何況同是生人欺心故殺豈得無報所以律法上最嚴殺人償命之條漢高祖除秦苛法止留下三章尚且頭一句就是殺人者死可見殺人罪極重但陽世間亦有不曾敗露的無人知道那里正得許多法儘有漏了網的却不是死的人落得一死了所以就有陰報那陰報事也儘多却是在幽冥地府之中雖拍案驚奇 卷三十一

是分毫不爽無人看見就有人死而復甦傅說得出來那口強心狠的人只認做說的是夢話自己不曾經見那里肯个个聽却有一等卽在陽間受着再生冤家現世界報的事跡顯著明載史傳难道也不足信還要口強心狠哩在下而今不說那彭生驚齊襄公趙王如意趕呂太后實嬰灌夫鞭田蚡這還是道時哀鬼弄人又道是疑心生暗鬼未必不是陽命將絕自家心上的事發眼花灯花上頭起來的只說些明明白白的現世報但是報法有不同看官不嫌絮煩聽小子多說一兩件然後入正話一件是唐逸史上說的長安城南曾有僧日中求齋偶見桑樹上有一女子在那里採桑合掌問道女菩薩此間側近何處有信心檀越可化得一齋的麼女子用手指道去此三四里

有个王家見在設齋之際見和尚來到必然喜捨可速去僧隨他所指處前往果見一群僧正要就坐吃齋此僧來得恰好甚是喜歡齋罷王家翁姥見他來得及時問道師父像個遠來的誰指引到此僧道三四里外有个小娘子在那里採桑是他教導我的翁姥大驚道我這里設齋前不曾傳將開去三四里外女子如何知道必是个未卜先知的仙人非凡女也对僧道且煩師父與某等同往訪這女則个翁姥就同了此僧去到了那邊那女子還在桑樹上一見了王家翁媽即便跳下樹來連桑籃丟下了望前極力奔走僧人自去了翁姥隨後起來女子走到家自進去了王翁認得這家是村人盧叔倫家里也走進來女子跑進到房裡撥張床來抵住了門牢不可開盧母驚怪他拍案驚奇

卷三十一

二

兩個老人家趕着女兒問道爲甚麼王翁王姥道某今日家內設齋落末有个遠方僧來投齋說是小娘子指引他的某家做些功德並不曾对人說不知小娘子如何知道故來問一聲並無甚麼別故盧母見說道這等打甚麼緊老身去叫他出來就走去敲門叫女兒女兒堅不肯出盧母大怒道這是怎的起這小奴才作怪了女子在房內回言道我自不願見這兩個老貨也沒甚麼罪過盧母道隣里翁婆看你有甚不好意思爲何躲着不出王翁王姥見他躲避得緊一發疑心道必有音異之處在門外着寔懇求必要一見女子在房內大喝道某年月日有販胡羊的父子三人今在何處王翁王姥聽見說了這句大驚失色急上走出不敢回頭一看恨不得多生兩隻腳飛也似的

去了女子方開出門來盧母問道纔的話是怎麼說女子道
好叫母親得知兒再世前曾販羊從夏州來到此翁姥家裡投
宿父子三人盡被他謀死了劫了資貨在家裡受用見前生冤
氣不散就投他家做了兒子聰明過人他兩人愛同珍寶十五
歲害病二十歲死了他家裡前後用過醫藥之費已比劫得的
多過數倍了又每年到了亡日設了齋供夫妻啼哭總算他眼
泪也出了三倍多了見今雖生在此處却多記得前事偶然見
僧化飯所以指點他這兩個是宿世冤仇我還要見他怎麼方
纔提破他心頭舊事吃這一驚不小回去卽死債也完了盧母
驚異打聽王翁夫妻果然到得家裡雖不知這些情頭曉得冤
債不了驚怖恍惚成病不多時兩個多死了看官你道這女兒
拍案驚奇

卷三十

三

三生一生被害一生索債一生証明討命可不利害麼略聽小
子胡謔一首詩云

採桑女子寔堪哀

記得爲見索債時

導引僧家來乞食

分明追取赴陰司

這是三生的了再說个兩世的死過了鬼來報冤的這一件在
采夷堅志上說吳江縣二十里外因瀆村有个富人吳澤曾做
不將仕郎叫做吳將仕生有一子小字雲郎自小卽聰明劝孝
應進士第預待補籍父母望他指日崢嶸紹興五年八月一病
而亡父母痛如刀割竭盡資財替他追薦超度費了若干東而
心裡只是苦痛思念不已明年冬將仕有个兄弟做助教的要
到洞庭東山妻家去未到數里暴風打船上行不得暫泊在福

善王廟下躲過風勢登岸闌步望廟門半掩只見廟內一人着皂緋背子緩步而出却像雲卽助教走上前仔細一看元來正是他笑了一大驚明知是鬼魂却对他道你父母曉日思量你不知賠了多少眼泪要會你一面不能勾你却爲何在此雲卽道見爲一事拘繫在此留連証對兒累極苦叔叔可爲我致此意于二親若要相見須親自到這里來乃可我却去不得嘆息數声而去助教得此消息不到妻家去了急還家來對兄嫂說知此事兩個人慟哭了一番就下了助教這隻原船三人同到廟前來只見雲卽已立在水邊見了父母奔到面前哭拜具述幽冥中苦惱之狀父母正要問他詳細說自家思念他的苦楚只見雲卽忽然變了面孔挺豎雙眉捋住衣衣大呼道你陷我

拍案驚奇

卷三十

四

性命盜我金帛使我銜冤茹痛四十五年雖曾費耗過好些不性命却要還我今日決不饒你說罷便兩相擊搏滾入水中助教慌了喝叫僕從及船上人多跳下水去撈救那太湖邊人多是有會水的救得上岸還見將仕拍手搥腳揮拳相爭到夜方定助教不知甚麼緣故却聽得適纜的說話分明曉得定然有些蹊蹺的陰事來問將仕感着眉頭道昔日壬午年間將仕虜騎破城一个少年子弟相投寄宿所費銀金甚多吾心貪其所有數月之後乘醉殺死盡取其資自念冤債在身從壯至老心中長懷不安此見生于壬午定是他冤魂再世今日之報已顯然了自此憂悶不食十餘日而死這個兒子只是兩生一生被害一生討債却就做了鬼來討命比前少了一番又直捷些再聽

小子胡謫詩一首

冤魂投托原財耕

落得悲傷作利承

兒女死亡何用哭

須知作業在生前

這兩件希奇些的說過至于那本身受害即時做鬼取命的就是年初一起說到年晚除夜也說不盡許多小子要說閒話不得工夫了說話的爲何還有一個正話看官小子先前說這兩個多是一世再世心裡牢牢記得前生以此報了冤仇還不希罕又有一個再世轉來並不知前生甚麼的遇着各別道路的一个人役些意思定要殺他誰知是前世冤家做定的天理自然果報人多猜不出來報的更爲直捷事兒更爲奇約聽小子表白來這本話却在唐貞元年間有一個河胡李生從年少時拍突驚奇

卷三十

五

齊力過人恃氣好俠不拘細行當與這些輕薄少年成羣作隊馳騁試劍黑夜時往來大行山道上不知做些甚麼不明不明白的事後來家事忽然好了盡改前非折節讀書頗善詩歌有名于時做了好人了累官河朔後至深州錄事參軍李生美風儀善談笑由曉吏事又且廉謹明幹甚爲深州太守所知重至於擊鞠彈碁博奕諸戲無不曲盡其妙又飲量儘大酒德又好凡是宴會酒席沒有了他一坐多沒興太守喜歡他真是時刻少不得的其時成德軍節度使王武俊自恃曾爲朝廷出力並李抱真同破朱滔功勞甚大又兼兵精馬壯強橫無比不顧法度屈下州郡太守个个惧怕地威令心胆俱驚其子士真就受武俊之節官拜副大使少年驕縱倚着父親威勢也是个殺人不

貶眼的麼君一日武俊着他巡行屬郡真不是

轟天嚇地掣電奔雷喝水成冰驅山閉路川岳爲之震動草木盡是披靡深林虎豹也潛形村舍鷄犬多不樂

別郡已過將次到深州來太守畏懼武俊正要奉承得士真歡喜好效殷勤預先打聽他前邊所經過喜怒行徑詳悉聞得別郡多因倍宴的言語舉動每每觸犯忌諱不善承顏順旨以致不樂太守於是大具牛酒精治餼饌廣備笙樂妻孥手自烹庖太守躬親陳設百樣整齊只等副大使來只見前驅探馬來報副大使頭踏到了但見

旌旗蔽日鼓樂喧天開山斧閃爍生光還帶殺人之血流星

劍替黃出色猶聞鎗腦之腥鐵飯響琅玕只等悔氣人衝節

拍案驚奇

卷三十

六

過銅鈴聲雜否便無拚死漢逆前來蹂躪得地上草不生蒿腦得夢中魂也怕

士真旣到太守郊迎過請在極大的一所公館裡安歇了登時酒筵嘎程禮物擡將進來太守恐怕有人觸犯只是自家一人小心陪侍一應僚吏賓客一個也不召來此席士真見他酒殺豐美禮物隆重又且太守謙恭謹慎再無一個雜客敢輕到面前心中大喜道是經過的各郡再沒有到得這郡齊整謹飭了飲酒至夜士真雖是威嚴却是年紀未多興趣頗高飲了半日酒止得一個太守在面前唯喏趨承心中雖是喜歡竟得沒些韻味對太守道幸家使君雅意相待如此之厚欲盡歡于今夕只是我兩人对酌竟得少些高興再得一兩個人同酌助一助

西四爲妙太守道做郡偏僻寔少各流况兼懼副大使之威恐特尊旨豈敢以他客奉陪寔席士真道飲酒作樂向所妨碍况如此名郡豈無嘉賓願得召來幫我們鼓一鼓興可以足交不然危伴寂寞難耳盛筵也覺吃不暢些太守見他說得在行想道別人鹵莽不濟事難得他恁地喜歡高興不要請得個不湊趣的人弄出事來只有李泰軍風流溫籍且是謹慎又會言談歲蕪酒量又好除非是他方可中意我也放得心下第二个死使不得了想了一回方對士真說道此間寔少顯人可以佐副大使酒政止有錄事參軍李某飲量頗洪真致亦好且其人善能恢諧談笑廣驅技藝或者可以賜他侍坐以助副大使雅興萬一不知可否未敢自專仰祈尊裁士真道使君所舉必是妙人召他來看太守呼喚從人速請李泰軍來看官若是說話的人那時也在深州地方與李泰軍一塊兒住着又有個朱士先知之法自然攔腰抱住劈胸揪住勸他不吃得這樣呂太后筵席也罷叫他不要來了只因李生聞召雖是自覺有些精神恍惚却是副大使的釣旨本郡太守命令召他同席明明是檯舉他怎敢不來誰知此一去却似

猪羊入屠池之

一步步來尋死路

說話的你差了無非叫他同去吃盃酒兒是个在行的人难道有甚麼言語冲撞了他闖出禍來不成看官你聽若是冲撞了他惹出禍來這是本等的事何足爲奇只爲不曾說一句白白的就送了性命所以可笑且待我接上前因便見分曉那時李

秦軍隨命而來登了堂望着士真就拜上罷擺起頭來士真一看便勃然大怒既召了來免不得賜他坐了李秦軍勉強坐下心中悚懼狀貌益加恭謹士真越看越不快活起來看他柳拳裏袖兩眼睜得銅鈴也似一些笑顏也沒有有一句閒話也不說却像個怒氣填胸尋事發作的一般比先前竟改換了一個人了太守慌得無所措手足且又不知所謂只得偷眼來看李秦軍但見李秦軍面如土色冷汗淋漓身體顫抖上的坐不佳連手裡拿的盃盤也只是戰戰乎掉下地來太守恨不得身子替了李秦軍說着句把話發個甚麼喜歡出來便好爭奈一個似是使神差一個似失理落魄李秦軍平日枉自許多風標俏陣談笑科分竟不知檢在瓜哇國那里去了此那泥塑木雕的多

拍案驚奇

卷三十

八

得一味株連滿堂伏侍的人都慌得來沒頭沒腦不敢說一句話只冷眼瞧他兩個光景只見不多幾時士真像個忍耐不住的模樣忽地叫一声左右那里左右一夥人暴雷也似答應了一声啞士真分付把李秦軍拿下左右就在席上如鷹拿雁雀揪了下來聽令士真道且收卻獄左右卽牽了李秦軍衣袂付在獄中來回話了士真冷笑了兩声仍舊歡喜起來照前筵典吃酒他也不說甚麼緣故來太守也不敢輕問戰上就上的陪他酒散早已天曉了太守只這一出被他驚壞又恐怕因此惹惱了他連自己身子立不勾却又不見得李秦軍觸惱他一些處正是不知一個頭惱叫那左右伏侍的人逐個盤問道你們傍現仔細曾看出甚麼破綻來左右道李秦軍自不曾開一句

只在那里觸犯了來因是衆人多疑心這个緣故却又不
泰軍如何便這般驚恐連身子多主張不住只是個顛抖七的
太守道既是這等除非去問李泰軍他自家或者曉得甚麼來
冲撞他故此先慌了也未見得太守說罷密地叫个心腹的祇
候人去到獄中傳太守的說話問李泰軍道昨日的事泰軍觀
甚恭謹且不曾說一句話原沒處觸犯了副大使副大使爲何
如此發怒又且繫泰軍在獄泰軍自家可曉得甚麼緣故麼李
泰軍只是哭泣把頭搖了又搖只不肯說甚麼出來祇候人又
道是奇怪只得去告訴太守道李泰軍不肯說話只是一味哭
太守一發癡心了道他平日何等一個精細爽利的人今日爲
何却失張失智到此地位真是難解只得自己走進獄中來問
他他見了太守想着平日知重之恩越哭得悲切起來太守忙
問其故李泰軍沉吟了半向嘆了一口氣按拭眼淚說道多感
君侯倦七垂問某有心事今不敢隱昔聞釋家有現世界報我
道是惑人的說話今日方知此話不虛了太守道怎見得李泰
軍道君侯不要驚怪某敢尽实相告某自幼貧無以自資衣食
因恃有幾斤膂力好典伙士劍客往來每每掠奪里人的才帛
以充已用時常馳馬腰弓往還大道上每日走过百來里路
遇着单身客人便劫了才物回家一日遇着一个少年手執皮
鞭趕着一个駿騾驟背負着兩個大袋某見他沉重隨了他一
路走去到一个山拘之處左右巖崖萬仞被時日色將晚前無
行人就把他尽力一推七落崖下不知死活因急趕了他這頭

軍之頭來士直跟前獻上取驗士直反觀把他的頭看了又看
哈七大笑喝叫拿了去士直梳洗已畢太守進來參見心裡雖
有此事恍惚却將做個不以為意的坦然模樣又請他到自家
郡齋赴宴逢迎之禮一發小心了士真大喜比昨日之情更加
歡洽太守幾番要問他啜嚙數次不敢輕易開口直到見他歡
喜之上太守先起請罪道有句說話斗胆要請教副大使恕某
之罪不嫌唐突方敢與副大使言士真道使君相待甚厚我與
使君相與甚歡有話尺情直說不必拘忌太守道某本不才幸
得備員叨摺此一節副大使車駕來臨下寮弊政寬不加罪恩
同天地了昨日副大使酒間命某召他客叻飲某屬那僻小窠
無佳賓可以奉歡宴者某愚不揣事私道李某善能飲酒故請

拍案驚奇

卷三十

七

命召之不想李某愚戇不習刑法觸忤了副大使寔係某之大
罪今副大使既已誅了李某李某已伏其罪不必說了但某心
愚鄙竊有所未曉敢此上問不知李某罪起于何處願得副大
使明白教他的過誤使某心下洞然且用戒將來之人曉得奉
上的礼法不致舛錯是為万幸士真笑道李某也無罪過但吾
一見了他便忿然激動吾心就有殺之之意今既殺了心方釋
然連吾也不知所以然的緣故使君但放心吃酒罷再不必提
起他了宴罷士真欢然致謝而行又到別郡去了來這一番單
單只結果得一个李叅軍太守得他去了如釋重負背上也輕
鬆了好些只可惜無端害了李叅軍沒處說得苦太守斬着獄
中之言密地訪問王士真的年紀恰恰正是二十七方知太

駭驟到了下處解開囊來一看內有繒緞百餘匹自此家事得以稍贖自念所行非誼因折弓弃矢閉門讀書不敢爲非遂出仕至此官位從那時筭至今廿凡二十七午了昨蒙君候白告召陪王公之宴初召時就有些心驚肉戰不知其由自料道決無他事不敢推辭及到席間灯下一見王公之貌正是我向日推在崖下的少年相貌一毫不異一拜之後心中悚惕魂魄俱無曉得冤業見在面前了白然死在目下只消延頸待刃還有甚別話說的來幸得君候知我甚深不敢自諱而今再無可逃敢以身後爲託不使吾暴露屍骸足矣說畢大哭太守也不覺慘然欲要救解又無門路又想道既是有此冤業恐怕到底難逃似信不信的且看怎麼太守叫人悄悄地打聽副大使起身拍案發怒

卷三十

十一

了來報再伺候有甚麼動靜快來回話太守懷着一肚子鬼胎正不知葫蘆裡賣出甚麼藥來還替李泰軍希冀道或者酒醒起來忘記了便好須臾之間報說副大使睡醒了卽叫了左右進去不知有何分付太守叫再去探听只見士真剛起身來便問道昨夜李某今在何處左右道蒙副大使死在邵獄士真便怒道這賊還在快身他首來左右不敢稽遲來稟太守早已自探事的人乘報過了太守大驚失色嘆道雖是他冤業却是我昨日不合牽薦出來害了他也好生不忍沒計奈何只得任憑左右到獄中斬了李泰軍之首正是

閻王註定三更死

定不由人到四更

眼見得李泰軍做了一世名流今日死于非命左右取了李泰

行此少年被殺之年，士真已生于王家了。真是冤家路窄。今日一命討了一命。那心上事，只有李參軍知道。連討命的做了事，也不省得不要說。傍看的人那里得知這些緣故。太守嗟嘆，怪異坐臥不安了。幾日因念他平日交契的分上，又舉他陪客致，致害了他，只得自出家財殯葬了。李參軍常把此段因果勸人，教人不可行不義之事。有詩爲証。

冤債原從隔世深

相逢便起殺人心

改頭換面猶相識

再世冤家不用

拍案驚奇

卷三十

十一



何道士因術成好

周經歷因奸破賊

詩云

天命從來自有真

豈容奸術恣紛紜

黃巾張角徒生亂

大寶何曾到彼人

話說唐乾符年間上党銅鞮縣山村有個樵夫姓侯名元家道
貧窮靠着賣柴爲業已亥歲在縣西北山中採樵回來歇力在
一個谷口傍有一大石巍然像幾間屋大侯元對了大石自言
自語道我命中直如此辛苦嘆息声未絕忽見大石岩然豁開
如洞中有一老叟羽衣烏帽髯髮如霜拄杖而出侯元驚駭急
起前拜老叟道吾神君也你爲何如此自古學吾術自能取富
可隨吾來老叟復走入洞侯元隨他走去走得數十步豁然清

拍案驚奇

卷三十一

朗一路奇花異草修竹喬松又有碧檻朱門重樓複榭老叟引
了侯元到別院小亭子坐了兩個童子請他進食食畢復請他
到便室具湯沐浴進新衣一襲又命他冠帶了復引至亭上老
叟命僮設席于地令侯元跪了老叟授以秘訣數万言多是變
化隱秘之術侯元素性蠢蠢到此一聽不忘老叟誠他道你有
些小福分該在我至法中進身却是面有敗氣未除也要謹慎
若圖謀不執禍必喪生今且炷去習法如欲見吾但至心叩石
自當有人應問時你相見元因拜謝而出老叟仍令一童送出
洞門既出來了不見了洞穴依日是埋大石連樵採家火多不
見了到得家裡父母兄弟多驚喜道去了一年多道是死于虎
狼了幸喜得還在其實侯元只在洞中得一口家裡又見他服

製華雲神氣飛揚只管盤問他他曉得瞞不得一一說了遂入
靜室中把老叟所傳術法尺行習熟不上一月其術已成變化
百物役召鬼魅遇着草木土石念念有詞便多是步騎甲兵神
通既已廣大傳將出去便有多人來扶從於是收好些鄉里少
年勇悍的爲將卒出入陳旌旗鳴鼓吹宛然像個小國諸侯自
稱曰夷聖設立官爵有三老左右弼左右將軍等器每到初一
十五卽盛飾往謁神君神君每見必戒道切勿稱兵若必欲舉
事須待天應俟元唯唯到庚子歲聚兵已有數千人了縣中恐
怕妖術生變乃申文到上党節度使高公廸說他行徑高公令
潞州郡將以兵討之侯元已知其事卽到神君處問事宜神君
道吾向已說過但當偃旗息鼓以應之彼見我不與他敵必不

拍案驚奇

卷三十一

二

亂攻切記不可交戰侯元口雖應着心裡不伏想道出我奇術
制之有餘且此是頭一番小敵若不能當抵後有大敵來將若
之何且衆人見吾怯弱必不伏我何以立威壯來不用其言我
令党羽勒兵以待是夜潞兵離元所三十里據險扎營侯元用
了術法潞兵望來步騎戈甲破滿山澤俱有些膽怯明日罷兵
結了方陣前來侯元領了千餘人直突其陣銳不可當潞兵少
却侯元自恃法術以爲無敵且叫拿酒來喫以壯軍威誰知手
下之人多是不習戰陣烏合之人毫無紀律侯元一個喫酒大
家多亂攜起來潞兵乘亂大隊趕來冬圍散落荒而走剛剝得
侯元一個帶了氈性急急不出咒語被擒住了送至上党苑在
潞州府獄重枷枷着圍七戾兵備守天明看枷中只有灯台一

個已不見了候元却連夜遁到銅鞮徑到大石邊見神君謝罪
神君大怒罵道庸奴不听吾言今日雖然幸免到底難逃刑戮
非吾徒也拂衣而入洞門已閉上是塊大石候元悔之无及虔
心再叩竟不開了自此候元心中所耽符咒漸亡遺忘就記得
的做來也不十分灵了却是先前相從這些党羽不知緣故聚
着不散还推他爲主日恃其衆是秋率領了人在并州大谷地
方劫掠也是數該滅了恰好并州將校偶然領了兵馬經過知
道了圍之數重候元極了施符念咒一毫不灵被斬于陣党羽
遂散不听神君說話果然沒個收場可見悖叛之事天道所忌
若是得了道術輔佐朝廷如張留侯陸信州之類自然建功立
業傳名後世若是萌了私意打点起兵謀反不會見有妖術成
功的從來張角微側微二孫恩盧循等非不也是天賜的兵書
法術畢竟敗亡所以平妖傳上也說道白猿洞天書後邊深戒
着謀反一事的話就如候元若依得神君分付後來必定有好
處都是自家弄殺了事体本如此明白不知這些無主意的愚
人住此清平世界还要從着白蓮教到四哨聚倡亂死而無怨
却是爲何而今說一個得了妖書倡亂被殺的典看官听一所
有詩爲証

蚤通武藝殺親夫

反獲天書起異圖

擾亂青州旋被戮

福兮禍伏理難誣

話說

国朝永興中山東青州府萊州府有箇婦人姓唐名賽

兒其母小時夢神人捧一金盒上內有灵藥一願令母吞之遂

有娘生賽兒自幼覺伶俐頗識字有姿色嘗剪紙人馬騎殺爲兒歲年長嫁本鎮石麟街王元椿這王元椿弓馬熟開武藝精通家道豐裕自從娶了賽兒貪恋女色每日飲酒取樂時時與賽兒說些弓箭刀法賽兒又會肯自去演習戲耍光陰懣指不費陪費五六年家道蕭索衣食不足賽兒一日與丈夫說我們任自在恁忍飢受餓不若將後面梨園賣了買匹好馬幹些本分求財的勾當却不快活王元椿听得說道賢妻何不早說今日天晚了不必說明日至元椿早起來寫個出帳央李媒爲中賣典本地財主賈包得銀二十餘兩王元椿就青州鎮上買一匹快走的好馬回來弓箭腰刀自有揀個好日子元椿打扮做馬快手的模樣典賽兒招別說我去便回賽兒說保重保重元

椿叫聲慙愧飛身止馬打一鞭那馬一道烟去了來到酸棗林是瑯琊後山止有中開一條路若阻住了不怕飛上天去王元椿只曉得這條路上好打劫人不想着來這條路上走的人只貪近都不是依良本分的人不顧道白白的等你拿了財物去也是元椿合當悔氣却好撞着這一起客人望見裕連頗有些油水王元椿自道造化了吧馬一拍攢風的一般前後左右俱跑過了見没人王元椿就扯開弓搭上箭飄地一箭射將來那客人裏有個叫做孟得看見元椿跑馬時早已防備拿起弓箭攏過這箭落在地下王元椿見頭箭不中煞住馬又放第二箭來孟得又照前攏過了就叫漢子我也回禮把弓虛扯一扯不放王元椿只听得咄咄不見箭心裏想道這男女不會得弓馬

的他只是虛張聲勢只有五分防備把馬慢慢的放過來孟德
又把弓虛扯一扯口裡叫道看箭又不放箭來王元椿不見箭
來只道是真不會射箭的放心起來不曉得孟德虛扯弓時就
乘勢搭上箭射將來正對元椿當面說時遲那時快元椿却好
擡頭看時當面門上中一箭從腦後穿出來翻身跌下馬來孟
德趕上拔出刀來照元椿喉嚨裡連掣上几刀眼見得元椿不
活了詩云

劍光動處悲流水

羽簇飛時送落花

欲寄蘭閨長夜夢

清魂何自得還家

孟德與同夥這五六個客人說這個男女也是纏出來的不曾
得手我們只好去罷不要擔誤了程途一夥人自去了且說唐

拍案驚奇

卷三十一

五

賽兒等到天晚不見王元椿回來心裡記掛自說道丈夫好不
了事這早晚還不回來想必發市遲只叫我記掛等到一二更
又不見王元椿回來只得闌上門進房裡不脫衣裳去睡只是
睡不着直等到天明又不見回來賽兒正心慌撩亂沒做道理
處只聽得街坊上說道酸棗林殺死個兵快手賽兒又驚又慌
來與間壁賣豆腐的沈老兒叫做沈印時兩老兒說這個始
末根由沈老兒說切不可把真話對人說大郎在日原是好人
家又不慣做這勾當的又無証証只說因無生理前日賣個梨
園得些銀子買馬去青州鎮上販賣身邊只有五六錢盤纏銀
子別無餘物且去酸棗林看得真實然後去見知縣相公賽兒
就與沈印時一同來到酸棗林看見王元椿屍首賽兒哭起來

驚動地方里甲人等都來說得明白就同賽兒一千人都到蘇陽縣見史知縣相公賽兒照前說一遍知縣相公說必然是強盜劫了銀子并馬去了你且去殯生丈夫我自去差人去捕緝強賊拏得着時馬與銀子都給還你賽兒同里甲人等拜謝史知縣俱回家裡來對沈老兒公婆兩個說虧了乾爺乾娘瞞到瞞得過了只是衣裳棺槨無從置辦怎生是好沈老兒說道大娘子後面園子既賣與賈家不若將前面房子再去鬻典他几兩銀子來殯葬大郎他必不推辭賽兒就央沈公沈婆同到賈家一頭哭一頭說這緣故賈包兒說也哀憐王元椿命薄說道房子你自住着我應付你飯米兩廳銀子五兩待賣了房子還我賽兒得了銀米急忙買口棺木做些衣服來酸棗林盛貯王

拍案驚奇

卷三十一

六

元椿屈首了當送在祖墳上安厝做些羹飯看匠人攢砌得了時急上收拾回來天色已又晚了與沈公沈婆三口見取舊路回家來到一個林子裡古墓間見放出一道白光來正值黃昏時分照耀如同白日三個人見了喫這一驚不小沈婆驚得跌倒在地上擗賽兒與沈公還耐得住兩個人走到古墓中昏這道光從地下放出來賽兒隨光將根竹杖頭兒拄將下去扯得一挂這土就似虛的一般脫將下去露出一個小石匣來賽兒乘着流白光看裡面時有一口寶劍一副盔甲都叫沈公拿了賽兒扶着沈婆回家裡來吹起燈火開石匣看時別無他物止有抄寫得一本天書沈公沈婆又不識字說道要他做甚麼賽兒看見天書卷面上寫道九天玄元混沌真經傍有一詩詩云

唐唐女帝州

賽比玄元訣

兒戲九環丹

收拾朝天闕

賽兒雖是識字的急忙也解不得詩中意思沈公兩口兒辛苦
了打熬不過別了賽兒自回家裡去睡春兒也闔上了門睡方
纔合得眼夢見一個道士對賽兒說上帝特命我來教你演習
九天玄旨普救萬民與你夙緣未了輔你做女主醒來猶有馥
馥香風記得且是明白次日賽兒來對沈公夫妻兩個備細說
夜裡做夢一節便道前日得了天書恰好又有此夢沈公說却
不怪哉有這等事元來世上的事最巧賽兒與沈公說話時不
想有個玄武廂道士何正寅在隔壁人家誦經備細聽得他就
起心因日常裡走過看見賽兒生得好就要乘着這機會來騙

拍案驚奇

卷三十一

七

他曉得他與沈家公婆往來故意不走過沈公店裡倒大寬轉
往上頭走回玄武廂裡來獨自思想道帝至非同小可見騙得
這個婦人做一處傾死也罷當晚置辦些好酒食來請徒弟董
天然姚虛玉家童孟靖王小玉一處坐了同喫酒這道士何正
寅殿富平日裡作聰明做模樣今晚如此相待四個人心疑齊
說道師傅若有用着我四人處我們水火不避報答師傅正寅
對四個人悄悄的說唐賽兒一節的事要你們相幫我做這件
事我自當好看待你們決不有負四人應允了當夜盡歡而散
次日正寅起來梳洗罷打扮做賽兒夢見裡說的一般齊齊整
整且說何正寅如何打扮詩云

何正寅來到賽兒門首咳嗽一声叫道有人在此麼只見布幕內走出一個美貌年少的婦人來何正寅看着賽兒深深的打個問訊說貧道是玄武殿裡道士何正寅時夜夢見玄帝分付貧道說這里有個唐某當爲此地女玉爾當輔之汝可急急去講解天書共成大事賽兒聽得這話一來打動夢裡心事二來又見正寅打扮與夢裡相同三來見正寅生得聰俊心裡也欢喜說師傅真天神也前日送喪回來果然掘得個石匣盛甲寶劍天書奴家解不得望師傅指迷請到裡邊看賽兒指引何正寅到草堂上坐了又自去央沈婆來相陪賽兒忙來到厨下點三盞好茶白托個盤子拿出來正寅看見賽兒尖鬚雪白一

拍案驚奇

卷三十一

八

雙手春心搖蕩說道何勞女玉親自賜茶賽兒說因家道消乏女使伴常都逃亡了故此沒人用正寅說若要小厮貧道着兩個來服事再討大些的女子在裡面用又見沈婆在傍邊想道世上凌婆無不愛財我與他些甜頭滋味就是我心腹怕不依我使喚就身邊取出十兩一錠銀子來與賽兒說央乾爺乾娘作急去討個女子如少我明日再添只要好不要計較銀子賽兒只說不消得沈婆說賽娘你權且收下待老拙去尋賽兒就收了銀子入去燒炷香請出天書來與何正寅看却是金書玉篆籀畧兵机正寅自幼曾習與素曉得文把看了面上這首詩偶然心悟說女玉解得這首詩麼賽兒說不曉得正寅說唐唐女帝州頭一字是個虛字下也這二句頭上兩字說女玉的名

字末句頭上是收字說收了就成人事賽兒被何道點破機關
心裡癢將起來說道萬望師傅扶持若得成事時死也不敢有
忘正寅說正要女主擡舉如何怎的說又對賽兒說天書非同
小可飛沙走石驅逐虎豹變化人馬我和你日間演習必致疎
漏不是要處况我又是出家人每日來往不便不若夜間打扮
着平常人來演習到天明你先回廟裡去待法術演得精熟何
用怕人賽兒與恍惚說師傅高見賽兒也有意了巴不得到手
說不要遲慢了只今夜便請起手正寅說小道回廟裡收拾到
晚便來賽兒與沈婆相送到門邊賽兒又說晚間專等不要有
悞正寅回到廟裡對徒弟說事有六七分了只今夜便可成事
我先要董天然王小玉你兩個只扮做家裡人模樣到那里務

拍案驚奇

卷三十一

九

要小心在意隨機應變又取出十來兩碎銀子分與兩個兩個
次天喜地自去收拾衣服箱籠先去賽兒家裡來到王家門首
叫道有人在這裡麼賽兒知道是正寅使來的人就說道你們
進裡面來二人進到堂前歇下担子看看賽兒跪將下去叫道
董天然王小玉叩奶上的頭賽兒見二人小心又見他生得俊
俏心裡也欢喜說道阿也不消如此你二人是何師傅使來的
人就是自家人一股領到廚房小側門打掃鋪床白來拿個籃
科到市上用自已的碎銀子買些東西無非是雞鶩魚肉時鮮
菓子點心回來賽兒見天然拿這許多物事回來說道在我家
裡怎麼叫你們破費是何道理天然回話道不多大事是師傅
分付的又去拿了酒回來到厨下自去整理要些油醬柴火奶

奶不離口不要費見費一些心看看天色晚了何正寅偏中便
服扮做平常人先到沈婆家裡請沈公沈婆吹夜飯又送二十
兩銀子與沈公說凡百事要老爹老娘看取後日另有重報沈
公沈婆自暗裡會意道這賊道求得蹺蹶必然看上賽兒要我
們做脚我看這婦人日裡也騷托托的做妖撒妖捉身不住我
不應承他兩個夜裡演習時也自要做出來我落得做人情騙
些銀子夫妻兩個回覆道師傅但放心賽娘沒了丈夫又無親
人我們是他心腹凡百事奉承只是不要忘了我兩個何正寅
對天說誓三個人同來到賽兒家裡正是黃昏時分關上門進
到堂上坐定賽兒自來陪侍董天然王小玉兩個來擺列菓子
下飯一面盪酒出來正寅請沈公坐客位沈婆賽兒坐上位正
拍案驚奇 卷三十一 十一

寅打橫坐沈公不肯坐正寅說不必推辭各人多依次坐了喫
酒之間不是沈公說何道好處就是沈婆說何道好處兼入些
風情話兒打動賽兒賽兒只不做聲正寅想道好便好了只是
要個殺着如何成事就裡生這計出來原來何正寅有個好本
錢又長又大道我不賣弄與他看如何動得他此時是十五六
天色那輪明月照耀如同白日一般何道說好月畧行一行再
來坐沈公衆人都出來堂前黑地裡立着看月何道就乘此机
會走到女牆边月亮去處假意解手捏起那物來拿在手裡撒
尿賽兒暗地裡看明處最是明白見了何道這條物件繫上垂
垂甚是長大賽兒夫死後曠了這幾時思想動火恨不得搶了
過來何道也沒奈何只得按佳再來邀坐說話間兩個不時垂

个情眼兒又冷看一看別轉頭暗笑何道就假裝個要吐的摸樣把手拴着肚子似疼的要不得光景沈老兒夫妻兩個會意說道師傅身子既然不好我們敬罷了師傅胡亂在堂前權歇明日來看師傅相別了自去不在話下寶兒送出沈公急忙閉上門畧七溫存何道了就說我入房裡去便來一逕走到房裡來也不閉門就脫了衣服上床去睡意思明是叫何道走八來不知何道已早緊七跟入房裡來雙膝跪下道小道該死冒犯花魁可憐見小道則個賽兒笑着說賊道不要假小心且去拴了房門來說話正寅慌忙拴了房門脫了衣服扒上床來尚自叫女王不迭詩云

綉枕鴛衾盞紫霜

玉樓並臥合歡床

拍案驚奇

卷三十一

十一

今宵別是陽臺夢

惟恐銀燈剔不長

且說二人做了些不伶不俐的事枕上說些知心的話那里管天曉日高還不起身董天然兩個早起來打點面湯早飯齊整整着正寅先起來穿了衣服又把被來替賽兒塞着肩頭說再睡七起來開得房門只見天然托個盤子拿兩盞果湯過來正寅拿一盞放在桌上拿一盞在手裡走到床頭傍看賽兒口叫女王喚早湯賽兒撒妖擡起頭來喫了兩口就推與正寅喫正寅也喫了几口天然又走進來接了碗去依先扯上房門賽兒說好個伴當百能百俐正寅說那虛下是我的家人這個是我心腹徒弟特地使他來伏侍你賽兒說這等難爲他兩個又摸索了一回賽兒也起來只見天然就拿面湯進來叫奶奶面

場在這里賽兒脫了上蓋衣服洗了面梳了頭正寅也梳洗了頭天然就請賽兒喫早飯正寅又說道去請問壁沈老爹老娘來同喫沈公夫妻二人也來同喫沈公又說道師傅不要去了這里人眼多不見走入來只見你走出去人要生疑且在此再歇一夜明日要去時起個早去賽兒道說得是正寅也正要如此沈公別了自過家裏去話不細煩賽兒每夜與正寅演習法術符咒夜來曉去不兩個月都演得會了賽兒先剪些紙人紙馬來試看果然都變得與真的人馬一般二人且來拜謝天地要商量起手却不防街坊隣里都曉得賽兒與何道兩個有事了又有一等好閒的就要在這里討用錢有首詩說這些閒中

人詩云

拍案驚奇

卷三十一

十一

每日張魚又捕蝦

花街柳陌是生涯

昨宵餘酒秦樓醉

今日幫閒進李家

芎頭的叫做馬綬一個叫做福興一個叫做牛小春還有幾個沒三沒四幫閒的專一在街上尋些空頭事過日子當時馬綬先得知了撞見福興牛小春說你們近日得知沈荳腐隔壁有一件好事麼福興說我們得知多日子馬綬道我們捉破了也賺些泔水何如牛小春道正要來見阿哥求帶挈馬綬說好便好只是一件何道那厮也是個了得的廣有錢鈔又有四個徒弟沈公沈婆得那賊道東西替他做眼一夥人幹這等事如何不做手脚若是毛團把戲做得不好非但不得東西反遭毒手到被他笑牛小春說這不打緊只多約几個人同去就不妨了

馬綬又說道要人多不打緊只是要個安身去處我想陳林在
居此唐費見遠不上十來間門面他那裏最好安身小牛卽今
便可去約石丟兒安不着褚偏嘴朱百箇一班兄弟明日在陳
林家取齊陳林我須自去約他各自散了且說馬綬迺來石麟
街來尋陳林遠望見陳林立在門首馬綬走近前與陳林深
陪一個陳林慌忙回禮就請馬綬來裡面客位上坐陳林說連
日少會阿哥下顧有何分付馬綬將眾人要拿唐費見姦就要
在他家裡安身的事備細對陳林說一遍陳林道都依得只一
件這是被頭裡做的事就有沈公沈婆我倆只好在外邊做手
腳如何俟候得何道着我有一計王元恪在日與我結義兄弟
彼此這家王元楷殺死時我也曾去送葬明日叫老妻去看望

實兒若何道不在罷了又別做道理若在時打個暗號我們一
齊人去先把他大門關了不要大驚小怪替別人做飯等捉住
了他若是如意罷了若不如意就送兩個到縣裡去沒也詐出
有來此計如何馬綬道此計極妙兩個相別陳林送得馬綬出
門慌忙來對妻子錢氏說這話錢氏道我在屏風後都听得
了不必煩絮明日只晉去便了當晚過了次日陳林起來買兩
個葷素盒子錢氏就隨身打扮不甚穿帶也自防備到時分馬
綬一起前後各自來陳林家裡躲着陳林就打發錢氏起身走
且却好沈公下鄉去取帳沈婆也不在只見錢氏領着挑盒子
的小厮在後一迳來到賽兒門首見沒人悄悄直走到廚房
門口正撞着賽兒與何道同坐在房裡說話賽兒先看見疾忙

踰出來迎着錢氏斯見了錢氏假做不曉得也與何道萬福何道連忙還禮賽兒紅着臉氣塞上來再潯聲湍指着何道說道這是我嫡親的堂兄自幼出家今日來望我不想又起動老娘未正說話未了只見一個小姪挑兩個盒子進來錢氏对着賽兒說有幾個菓子送來與娘子點茶就叫賽兒去出盒子要先行打發小姪回去賽兒連忙去出盒子時顧不得錢氏被錢氏走到門首見陳林把嘴一言仍又忙走入來陳林就招呼衆人一齐趕入賽兒家裡打上門正要尋何道與賽兒不曉得他兩個妖術已成都遁去了那二夥人眼花撩亂倒把錢氏掣住口裡叫道快掣索子來先捆了這淫婦就探倒在地下只見是個婦人那里曉得是錢氏元來衆人從來不認得錢氏只早晨見得拍案驚奇

卷三十一

四

一見也不認得真錢氏在地喊叫起來說我是陳林的妻子陳林慌忙分開人叫道不是扯得起來時已自旋得蓬頭亂鬼了衆人喚一驚叫道不是着鬼明七的看見賽兒與何道在這里如何就不見了元來他兩個有化身法衆人不看見他七兩個明七看衆人亂竄只是暗笑牛小春說道我們一言各處去搜前七後七搜到厨下先掣住董天然柴房裡又掣得王小玉將條索子縛了甲在房門前柱子上問道你兩個是甚麼人董天然說我兩個是何師付的家人又道你快說何道賽兒躲在那里直七說不關你事若不說時送你兩個到官你自搜拷打董天然說我們只在厨下伏侍如何得知前面的事衆人又說道也沒處去眼見得只躲在家裡小牛說我見房側邊有個黑睛

的閣見莫不兩個竦在高處待我撥梯子扒上去看何正寅所得小牛要扒上閣兒來就拿根短棍子先伏在閣子黑地裡等小牛認得梯子來走着閣兒且走不到梯子兩格上正寅照小半頭上一棍打下來小牛具打昏暈了就從梯子上倒跌下來正寅走去空處立了看小牛兒醒轉來叫道不好了有鬼衆人扶起小牛來看時見他血流滿面說道梯子又不高扒得兩格怎麼就跌得這樣兇小牛說却好扒得兩格梯子上不知那星打一棍子在頭上又不見人却不是作怪衆人也沒做道理處錢氏說我見房裡床側首空着一只兩扇紙風窻門莫不是裡邊還有藏得身的去處我領你們去搜一搜去看正寅所得說候先拿着棍子在這里等只見錢氏在前陳林衆人在後一

齊走進來正寅又思想這花娘吃不得這一棍子等錢氏走近來伸出那一隻長大的手來撐起五指照錢氏臉上一掌打將去錢氏着這一掌叫聲呵也不好了鼻子裡鮮血奔流出來眼睛裡都是金圈兒又得陳林在後面扶得住不跌倒陳林道却不作怪我明七看人一掌打來又不見人必然是這賊道有妖法的不要只昏在這里纏了我們帶了這兩個小廝送送到縣裡去罷眾人說我們被活鬼弄這一日肚裡也飢了做些飯吃了去見官陳林道也說得是錢氏帶着疼就在房裡打米出來去厨下候飯石丟說着小牛喫打壞了我去做走到屏下看見厠坑子邊有兩罈好酒在那里又看見幾隻雞在甕前丟見又說道且殺了喫這里方要淘米做飯且說寶兒對正寅說你要

了兩次我只要一耍正寅說怎麼叫做又要賽兒說我做出你看石丟兒一頭燒着火錢氏做飯一頭拿兩隻雞來蒸了破洗了放在鍋裡煮那飯也却好將次熟了賽兒就扒些灰典雞糞放在飯鍋裏攪得勻了依先蓋了鍋雞在鍋裏正滾得好賽兒又挽幾杓水澆滅竈裡火丟兒起去作活並不曉得竈底下

的事此時衆人也有在堂前坐的也有在房裡尋東西出來的丟兒就把這兩罈好酒提出來開了泥頭就兜一碗好酒先敬陳林吃陳林說衆位都不會吃我如何先吃丟兒說老兒先嘗一嘗隨後又敬陳林吃過了丟兒又兜一碗送馬緩吃陳林說你也吃一碗丟兒又傾一碗正要吃時被賽兒袖手打一下連碗都打破賽兒就走一邊三個人說道作怪就是這賊道的話

拍案驚奇

卷三十一

法

法三個說不要吃了留這酒待衆人來同吃衆人看不見賽兒賽兒又去房裡拿出一個夜壺來每罈裡傾半壺尿在酒裡依先蓋了罈頭衆人也不曉得衆人又說道難想必好了且撈起來切來吃酒丟兒揭開鍋蓋看時這雞還是半生半熟鍋裡湯也不滾衆人都來埋怨丟兒說你不管灶裡故此雞也煮不熟丟兒說我燒滾了一會又添許多柴灼得好了猶去不曉得怎麼不滾低倒頭去張龜裡時黑洞洞都是水那裏有個火種丟兒說那個把水澆滅了竈裡火衆人說道終不然是我們夥裡人必是這賊道又弄神通我們且把厨裡見成下飯那些去吃酒罷衆人依次坐定丟兒拿了把酒壺出來裝酒不開罈罷了開來時滿罈都是尿騷臭的酒陳林說我們三個吃時是噴香

的好酒如何是凭的必然那個來偷吃見淺了心慌擗醋錯拿尿做水倒在罈裡衆人鬼厮鬧寒兒正實兩個看了只是笑寒兒對正實說兩個人被縛在柱子上了一日了肚裡飢還衆人不查前我拿些點心下飯與他吃又拿些碎銀子與兩個來到柱邊傍着天然耳邊輕上的說不要慌若到官直說不要賴了吃打我自來救你東西銀子都在這里天然說全望奶七救命寶兒去了衆人說酒便吃不得了救救老吳且胡亂吃些飯罷丟見厨下去盛飯都是黑烏臭的聞也聞不得那里吃的說道又是這賊道的手了可恨這厮無理被他兩個侮弄這一日我們帶這兩個尿盤送去縣裡添差了人來拿人一起人開了門走出去只因裡面壞得多時了外面曉得是捉好看的老幼男婦

立滿在街上只見人叢裡縛着兩個俊俏後生又見陳林妻子跟在後頭只道是了一齊拾起磚頭土塊來口裡喊着望錢氏兩個道童亂打將來那時那里分得清潔錢氏被打得頭開額破救得脫一道烟逃去了一行人離了石麟街徑往縣前來恰值相公坐晚堂點卯衆人等點了卯一齊跪過去稟知縣相公從沈公做腳寶兒正實通姦妖法惑衆擾害地方情由說了一遍兩個正犯逃脫只拿得爲從的兩個董天然王小玉送在這里知縣相公就問董天然兩個道你直說我不敢隱情備細都招了知縣然答應道不須拷打小人只直說不敢隱情備細都招了知縣對衆人說這姦夫淫婦還躲在家裡就差兵快頭呂山夏盛取個帶領一千餘人押着這一千人盡拿正犯兩個小厮權且收

藍呂山領了相公台旨出得縣門時已是一更時分與衆人商議道雖是相公立等的公事這等爲天黑地去那里敲門打戶驚覓他七又要遁了去怎生回相公的話不若我們且不娶勢動他去他門外埋伏等待天明了拿他衆人道說得是又請呂山兩個到熟的飯舖裡除些酒飯喫了都到費兒門首埋伏連沈公也不驚動他怕走了消息且說姚虛玉孟清兩個在廟見說師傅有事恰好走來打昕費兒見衆人已去又見這兩個小廝問得是正寅的人於他進來把門閉好且去收拾房裡一個收拾厨下做飯喫了对正寅說這起男女去縣稟了必然差人來拿我與你終不成坐待死預先打點在這里等他那悔氣的

拍案驚奇

卷三十一

六

宿歇直待天明起來梳洗飯罷方叫孟清去開門孟清開得門只見呂山那數人一齊踰入來孟清見了慌忙撻轉身望裡面跑口裡一頭叫賽兒看見兵快來拿人嘻七的笑拿出二三十紙人馬來望空一撒叫聲變只見紙人卻變做彭形大漢各執鎗刀就裡面殺出來又叫姚虛玉把小皂旗招動只見一道黑氣從屋裡捲出來呂山兩個還不曉得只管催人趕入來早被黑氣遮了不看見人賽兒見王元椿教的武藝儘去得被費兒一劍一個都砍下頭來衆人見勢頭不好都慌了轉身奔跑前頭走的還跑了幾個後頭走的反被前頭的拉住一時跑不脫費兒說一不做二不休隨手殺將去也被正寅用棍打死了好幾個又去追趕前頭跑得脫的直喊殺過石麟橋去費兒見衆

人跑遠了就在橋邊收了兵回來對正領親殺的雖然殺了走的必去稟知縣那斯必起兵來殺我們我們不走先于近待何時就帶上盔甲衣二三百紙人馬豎起七星旗號來招兵使人叫道願來投兵者同去打開庫藏分取錢糧財寶街坊遠近人因昨日這番都曉得賽兒有妖法又見變得人馬多了遣是氣槩與旺城裏城外人喉極的齊來投他有地方豪傑方太康昭馬効良戴德如四人爲頭一時聚起二三千人又搶得兩匹好馬來與賽兒正寅騎鳴鑼擗鼓殺到縣裡來說這史知縣聽見走的人說賽兒殺死兵快一節慌忙請典史來商議時賽兒人馬早已搶入縣來拿住知縣典史就打開庫藏門搬出金銀來分給與人監裡放出董天然王小玉兩個其餘獄囚盡數放了

拍案驚奇

卷三十一

九

願隨順的共有七八十人到申未時有四個人原是放響馬的風聞賽兒有妖法都來拜願賽兒此四人叫做鄭貫王憲張天祿祝洪各帶小婁羅共有二千餘名又有四五十匹好馬賽兒見了十分欢喜這鄭貫不但武藝出衆更兼謙畧過人來稟賽兒說道這是小縣僻在海角頭若坐守日久朝廷起大軍把青州口塞住了錢糧沒得來不須廝殺就坐困死了這青州府人民稠密錢糧廣大東據南徐文險北控渤海之利可戰可守兵貴神速來陽縣雖破離青州府頗遠一日之內消息未到可乘此機會連夜去襲了權且安身養成蓄銳氣力充足可以積行賽兒說高見每人各賞元寶二錠四表禮權受都指揮說待取了青州自當陞賞重用西人去了賽兒就到後堂叫請史知縣

徐典史出來說道本府知府是你至親你可與我寫封書只說
你辦小我在這里安身不得要過東去打汶上縣必由府裡經
過恐有疎虞特着徐典史領三百名兵快協同防守你若替我
寫了我自厚贈盤纏送你家眷同送回去知縣初時不肯彼賽
兒逼勒不過只得寫了書賽兒就叫兵房吏做角公文把這私
書都封在文書裡封筒上用個印信仍送知縣典史較監在衙
裡賽兒自來謂方太康駱馬効良戴德如四員驍將各領三千
人馬連夜情七的到青州晏草坡聽候袍響都到青州府東門
策應又尋一個像徐典史的小卒着上徐典史的紗帽圍領等
候賽兒又留一班投順的好漢協同正寅守着萊陽縣自選三
百精壯兵快並董天然王小玉二人指揮鄭買四名各與酒飯

拍案驚奇

卷三十一

三

了賽兒全裹披掛騎上馬領着人馬連夜起行七了一夜來到
青州府東門時東方纔動城門也還未開賽兒就叫人拿着這
角文書朝城上說我們是萊陽縣差捕衙裡來下文書的守門
軍就放下籃來把文書吊上去又曉得是徐典史慌忙拿這文
書逕到府裡來正值知府溫章坐衙就跪過去呈上交書溫知
府拆開文書看見印信圖書都是真的並不疑忌就喚透文書
軍說先放徐典史進來兵快人等且住着在城外守門軍領知
府鈞語逕來開門說道太爺只叫放徐老爹進城其餘且不要
入去賽兒叫人答應說我們走了一夜纔到得這里肚飢了如
何不進城去尋些喫三百人一齊都踰入門裡去五六個人怎
生攔得住一攬入得門就叫人把住城門一声袍響那晏草坡

的人馬都趨入府裡來填街塞巷。賽兒領着這三百人，真個是疾雷不及掩耳，殺入府裡來。知府還不曉得，坐在堂上等徐典史見勢頭不好，正待起身要走，被方大趕上，望着溫知府一刀連肩砍着，一交跌倒在地下。關命又復一刀就割下頭來，提在手裡，叫道：「不要亂動，驚得兩廊門隸人等尿流屁滾都來跪下。」康昭一駭，人打入知府衙裡來，只獲得兩個美妾。家人并媳婦共八名，同知通判都越牆走了。賽兒就擲出安民榜子，不許諸色人等搶擄人口財物，開倉賑濟，招兵買馬，隨行軍官兵將都隨功陞賞。衆陽知果典史不負前言，連他家眷放了，還鄉俱各抱頭鼠竄而去。不在話下。只見指揮王憲押兩個美貌女子一個十八九歲的後生，這個後生比這兩個女子更又標致，猷與

賽兒。賽兒問王憲道：「那里得來的？」王憲稟道：「在孝順街絨線舖裡，蕭家得來的。這兩個女子大的叫做春芳，小的叫做惜七。這小厮叫做蕭韶，三個是姐妹兄弟。寨兒就將這大的賞與王憲做妻子，看上了。蕭韶欢喜，倒要偷他。其蕭韶說你姐妹兩個只在我身边服事我，自看待你。賽兒又把知府衙裡的兩個美妾紫蘭、香嬌配與董天然、王小玉。賽兒也自叫蕭韶去，留歇。說這蕭韶正是少年好頭上，帶些懼怕，夜裡盡力奉承。賽兒只要賽兒欢喜，賽兒得意，非常兩個打得緊，一步也離不得。蕭韶那里記掛，何正寅且說府裡有個首領官周經歷，叫做周雄。當時逃出府家眷都被賽兒軟監在府裡。周經歷躲了幾日，沒做道理，處要保全老小，只得假意來投順。賽兒見賽兒下個禮。」

小官原是本府經歷自從奶子得了萊陽縣青州府愛軍惜且
人心悅服必成大事經歷去暗投明家眷俱蒙奶子不殺之恩
周某自當傾心竭力圖効犬馬竇兒見他說家眷在府裡十分
疑也只有五六分就與周經歷商議守青州府并取旁縣的爭
務周經歷說這府上倚滕縣下通臨海衛兩處爲青州門戶若
取不得滕縣其這衛就如沒了門戶的一般這府如何守得住
實不相瞞這滕縣許知縣是經歷姑表兄弟經歷去必然說他
來降若說得滕縣下了這臨海衛就如沒了一臂一般他如何
支撐得住竇兒說若得如此事成與你同享富貴家眷我自好
好的供養在這里不須記掛周經歷說這事不宜遲恐他那里
做了手脚竇兒忙從幾個伴當一匹好馬就送周經歷起身周

拍案驚奇

卷三十一

三

經歷來到滕縣見了許知縣知縣吃了一驚道老兄如何走得脫
來到這里周經歷將假意投順竇兒竇兒使來說降的話說了一
遍許知縣回話道我與你雖是假意投順朝廷知道不是等
閒的事周經歷道我們一面去約臨海衛戴指揮同降一面申
聞合該撫按上司計取寨見日後得了地方有何不可許知縣
忙使人去請戴指揮來見周經歷三個商議偽降計策定了許
知縣又說我們先備些金表花礼羊酒去賀說離不得地方恐
有疎失周經歷領着一行拿礼物的人來見寨見遞上降書奉
見接着降書看了受了礼物偽降許知縣爲知府戴指揮爲參
指揮仍着二人各照舊守着地方戴指揮見了這偽降的文書
說來見許知縣說寨兒必然疑忌我們故用陽虛陰奪的計策

許知縣說道貴衛有一班女樂小伯見不若送去與賽兒做謝
禮就依我們裏應外合的眼目敢指押說極妙就回衙裡叫出
女使王奴遣小伯頭見陳鵬兒來說你二人是我心腹我欲送
你們到府裡去做個友朋細作若得成功陞官我都不要你們
自去享用富貴二人都歡喜應允了葉指揮又做些好錦綉鮮
明衣服象器懸衛各差兩個人送這兩班人來獻與賽兒且看
道歌塞舞文如何詩云

舞袖香茵第一春

清歌婉轉貌超羣

劍霜飛颺人星散

不見當年勸酒人

賽兒見人物標致衣服齊整心中歡喜都受了留在衙裡每日
吹彈歌舞取樂且說賽兒與正寅相別半年有餘時值冬月午
拍案驚奇 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殘正寅欲要送年禮物與賽兒就買些奇異吃食蜀錦文葛金
銀珍寶裝做二十小童差孟清同事脚人等送到府裡來世間
爭最巧也是正寅合該如此兩月前正寅娶去發宿一個女子

這女子苦苦不從自縊死了怪孟清說是唐奶七起手的不可
背本萬一知道必然見怪諫得激切把孟清一頓打得幾死却

不料孟清仇恨在心裡孟清領着這車從來到府裡見賽兒賽
兒一見孟清就如見了自家裡人一般叫進衙裡去安歇孟清

又見董天然等都有好妻子又有錢財自思道我們一同起手
的人他兩個有造化落在这里我如何能勾也同來這里受用

自思量道何不將正寅在縣裡的所爲說他一番倘或賽兒歡
喜留下在衙裡也不見得到晚賽兒退了堂來到衙裡乘閒叫

過孟清問正眞的事孟清只不做聲養兒心疑越問得緊孟清越不做聲問不過只得哭將起來賽兒就說道不要哭必煞在那里吃虧了實對我說我也不打發你去了孟清留意口裡咒着道說也是死不說也是死爺在縣裡每夜挨去排門輪要兩個好婦人好女子送在衙裡欺騙致得緊的多歇幾日少不中意的一夜就打發出來又娶了個賣唱的婦人李文雲時常乘醉打死人每日又取輪坊的一百兩坐堂銀子百姓嗟怨思亂只怕奶上這里不敢兩月前蔣監生有個女子果然生得美貌爺上娶妾宿他那女子不從逼迫不过自縊死了小人說奶奶怎生看取我們別得半年做出這勾當來這地方如何守得住怪小人說將小人來吊起打得幾死半月扒不起來賽兒所

拍案驚奇

卷三十一

雷

得說了氣滿胸膛頓着足說道這禽獸忘恩負義定要殺這禽

獸進出得這口氣藍天然并夥婦人都來勸道奶上息怒只消

取了老爺回來便罷養兒說你們不曉得這般事從來做事的

人一生嫌隙不知殺并了多少如何好取他回來一夜睡不着

次日來堂坐起開典周經歷說正眞如此淫頑不法全無仁義

要自領兵去殺他周經歷回話道不知這話從那里得來的未

祖虛實倘或是反問也不可知地方重大方纔取得人心未固

如何輕易自相廝殺不若待周雄同個奶上的心腹去訪得的

實任憑奶上裁加也不遲賽兒道說得極是就勞你一行若訪

得的實就與我殺了那禽獸周經歷又說道还得幾個同去經

好若周雄一個去時也不濟事賽兒說令王慮董天然領一二

手人去又把一口刀與王憲說若這話是實你便就取了那禽獸的頭來違悞者以軍法從事又與鄭貫一角文書若殺了何正寅你就權攝縣事一行人辭別了賽兒取路望萊陽縣來周經歷在路上还恐怕董天然是何道的人假意與他說回去是奶上的心腹若這事不真謝天地我們都好了若有這話我們不下手時奶上要軍法從事這事如何處董天然說我那老翁是個多心的人性子又不好若後日知道你去訪他他必恨羹裡不着飯裡着倒遭他毒手若果有事不若奉法行事反無後患鄭貫打着飯鼓見巴不得殺了何正寅他要權攝縣事周經歷見眾人都是爲賽兒的不必疑了又說我們先在外邊訪得的確若娶下手時我挾鬚爲號方可下手一行人入得城

拍案驚奇

卷三十一

五

門滿城人家都是罵罵何正寅的董天然說這話真了一行運入縣裡來見何正寅正寅大喇七坐着不爲礼貌看看董天然說拿得甚麼東西來看我董天然說來時慌忙不曾備得另差人送來又對周經歷說你們來我這縣裡來何幹周經歷假小心輕上的說因這縣裡有人來告奶上說大人不肯容縣裡女子出嫁錢糧又比較得緊因此奶上着小官來稟上正寅听得這話拍案高聲大罵道潑賤婆娘你虧我奪了許多地方享用快活必然又搭上好的了就這等無耻你這起人不曉得事跡要上下的王憲見不是頭臉上的幫着周經歷走近前說息怒消停取個長便待小官好回話正寅又說道不取長便終不成不去回話周經歷把鬚一擦王憲就人喚裡拔出刀來望何正

黃項上一刀早斬下頭來捉在手裡說奶上只叫我們被何正
寅一個餘皆不問鄭員就把權攝的文書來曉諭衆人就何正
寅先前強留在衙裡的婦人女子都發出着娘家領回輪坊銀
子也革了滿城百姓無不歡喜衙裡有的是金銀任憑各人取
了些又拿幾車好綾緞送到府裡來周經歷一起入到府裡回
了話各人自去方便不在話下說這山東巡案金御中因失了
青州府殺了溫知縣起本到朝廷兵部尚書接着這本是地方
重務連忙轉奏朝廷朝廷就差總兵官付奇統兵馬副元帥兩
個游騎將軍黎曉來道明充先鋒領京軍一萬協同山東巡撫
都御史楊汝待魁日進勳撲滅殘餘兵馬除本省外河南山西
兩省任從調用付總兵帶領人馬來到都督府與楊巡撫一班
打奏薦奇

卷三十一

天

官軍說朝廷緊要擒拿唐賽兒一節楊巡撫說唐賽兒妖法通
神急難取勝近日周經歷典滕縣許知縣臨海衛戴指揮許降
我們去打他後面萊陽縣叫戴指揮許知縣從那青州府後面
殺出來叫他首尾不能相顧可獲全勝楊巡撫說此計大妙付
總兵就分五千人馬與黎曉充先鋒來取萊陽縣又調都指揮
付總兵秀指揮六員高雄趙貴趙天漢崔球安宣郭謹各領新
調來二萬人馬離萊陽縣二十里下寨次日準備廝殺鄭員得
了這個消息閉上城門連夜飛報到府裡來窺見接得這報子
就集各將官說如今付總兵領大軍來征勦我們我須親自領
兵去殺退他着王憲董天然守着這府又調馬効頁戴德如各
領人馬一萬去膠縣臨海衛三十里內防備襲取的人馬就是

勝縣臨海衛的人馬也不許放過來周經歷暗地叫苦說這婦人這等利害賽兒又調方大領五千人馬先行隨後賽兒自也領二萬人馬到萊陽縣來離縣十里就着個大營前後左右正中五寨又置兩核游兵在中營四下裡擺放鹿角蒺藜鈴索齊整把轅門閉上逃飯喫了將息一回就有人馬來衝陣也不許輕動且說黎先鋒領着五千人馬喊殺半日不見賽兒營裡動靜就着人來稟總兵如此如此付總兵同楊巡撫領一班將官到陣前來扒上雲梯看賽兒營裡布置整齊兵將猛勇旗幟鮮明戈戟光耀褐羅傘下坐着那個英雄美貌的女將左右立着兩個年少標致的將軍一個是蕭爺一個是陳鸚兒各拿一把小七星皂旗又有兩個俊俏女子都是戎裝一個是蕭惜七抹眉峯鬢奇

卷三十一

七

看一口寶劍一個是王嬌蓮捧着一袋弓箭營前樹着一面七星玄天上帝皂旗飄揚飛繞總兵看得呆了走下雲梯來令先鋒高雄趙天漢崔球等一齊殺入去且看賽兒如何詩云

劍光勦處見玄霜

戰罷歸來意氣狂

堪笑古今妖妄事

一場春夢到高唐

賽兒就開了轅門令方大領着人馬也殺出來正好接着兩員將闖不到三合賽兒不愧不愧口裡念起咒來兩面小皂旗搖動那陣黑氣從寨裡捲出來把黎先鋒人馬罩得黑洞洞的你我不看見黎曉慌了手脚被方大攔頭一方天戟打下馬來腦漿奔流高雄趙天漢俱被拿了付總兵見先鋒不利就領着賊人馬回大營裡來納悶方大押着把高雄兩個解入寨裡見

賽兒實見監候在縣裡我回軍時發落便了賽兒又與方大說
今日雖贏得他一陣他的大營人馬還不曾損折明日又來廝
殺不若趕他喘息未定衆人慌之時我們趕到必獲全勝留方
太守營令康昭爲先鋒賽兒自領一萬人馬悄悄的趕到傅總
兵營前吶聲喊一齊殺將入去傅總兵只防賽兒夜裡來劫營
不防他日裡乘勢就來都慌了手脚廝殺不得傅總兵楊巡撫
二人騎上馬往後逃命二萬五千人殺不得一二千人都齊亡
投降又拿得千餘匹好馬錢糧器械盡數搬擄自回到青州府
去了軍官有逃得命的跟着付總兵到都堂府來商議再欲起
奏另自添遣兵將楊巡撫說沒了三四萬人馬殺了許多軍官
朝廷得知必然加罪我們表裏得賄縣許知縣是個清廉能幹
拍案驚奇

卷三十一

天

忠義的人此周經匪戴指揮委曲協同要保這地方無事都說
計詐降而今周經歷在賊中不能得出許戴二人原在本地方
不若密亡取他來定有破敵良策付總兵慌忙使人請許知縣
戴指揮到府計議要被費兒一事許知縣近前輕亡的典傳戴
兵楊巡撫二人說如此如此不出旬日可破賽兒付總兵說若
得知此我自當保奏陞賞許知縣辭了總制回到縣裡戴指
揮各備禮物各差個的當心腹人來賀賽兒就通消息與周經
心却不知周經歷先有計了元來周經歷見蕭韶其得賽兒之
蕭又且乖覺聰明時上結識他做個心腹着實奉承他蕭韶不
過意說我原是治下子民今日何當老爺如此看觀周經歷說
你是奶心愛的人怎敢怠慢蕭韶說道一家被害了沒奈何

偷生甚磨心愛不心愛周經歷道不要如此說你姐妹都在本
右也是難得的蕭韶說姐七根了個響馬賊我雖在被窩裡也
只是伴虎眠有何心緒妹七只當得了頭我一家怨恨在何處
說周經歷見他如此說又說既如此何不乘機反邪婦正朝廷
必有酬報不然他日一敗玉石俱焚你是同衾共枕之人一發
有口難分了不要說被窩冤仇沒處可報蕭韶道我也曉得事
體果然如此只是沒個好計脫身周經歷說你在身畔只消如
此如此外邊接應都在子我却把許戴來的消息通知了他蕭
韶欢喜說我且通知妹子做一路則個計議得熟了只等中秋
日起手後半夜點天燈為號周經歷就通這個消息與許知縣
戴指揮這是八月十二日的話到十三日許知縣戴指揮各差

拍案驚奇

卷三十一

五

能事兵快應捕各帶主兵軍官三四百人預先去府裡四散埋
伏只听砲响策應周經歷奪賊許知縣又密令親子許德來約
周經歷十五夜放砲奪門的事都得知了不必說且說蕭韶姐
妹二人來对王嬌蓮陳鸚兒通知外邊消息他兩人原是戴家
細作自然留心至十五日晚上賽兒就排筵宴來賞月飲了一
回只見王嬌蓮來稟賽兒說今夜八月十五日難得晴明更兼
破了付總兵得了若干千狼人馬我等蒙奶七擡舉無可報答
每人各要典奶七上寿王嬌蓮手執檀板唱一歌七云

虎渡三江迅若風

龍爭四海競長空

光搖劍術和星落

狐兔潛藏一戰功

賽兒听得好生欢喜飲過三大杯女人都依次奉酒俱是不

唱的就是王嬌蓮代唱衆人也要灌得賽兒醉了好行事陳鵬
兒也要上壽賽兒又說道我吃得多了你們恁的好心每人
只喝一杯罷又飲了二十餘杯已自醉了又有歌舞起來輪番
把盞灌得賽兒大醉賽兒就倒在位上蕭韶說奶奶醉了我們
扶奶七進房裡去罷蕭韶抱住賽兒衆人齊來相幫扶進房裡
床上去蕭韶打發衆人出來就替賽兒脫了衣服盞主被拴上
房門衆人也自去睡只有妓謀知因的人都不睡只等賽兒消
息蕭韶又恐假醉把燈剔得明亮仍上床來撲住賽兒扒在賽
兒身上故意着實耍戲賽兒那里得知被蕭韶舞弄得久了料
算外边人都睡靜了自想道今不下手更待何時起來慌忙再
穿上衣服床頭拔出那口寶刀來輕七的掀開被來盡力朝着

拍案驚奇

卷三十一

序

賽兒項上剝下一刀來連肩斫做兩段賽兒醉得晃了一動也
動不得蕭韶慌忙走出房來悄七對妹七王嬌蓮陳鵬兒說道
賽兒被我殺了王嬌蓮說不要驚動董天然的房門說道奶七
殺他陳鵬兒道說得是拿着刀來敲董天然的房門說道奶七
身子不好你快起來董天然听得這話就渴睡裡慌忙披着衣
服來開房門不防備被陳鵬兒手起刀落斫倒在房門邊關命
又伏一刀就絕了命這王小玉也醉了不肖人事衆人把來殺
了衆人說好到好了怎麼我們得出去蕭韶說不要慌約定的
就把天燈點起來掛在燈竿上不務時周經歷領着十來名火
夫平日收留的好漢敲開門一齊傳入衙裡來蕭韶對周經歷
說賽兒董天然王小玉都殺了這衙裡人都是被害的望老爺

做主周經歷道不須說衙裡的金銀財寶各人盡力拿了些其餘所積的財物都封鎖了八官周經歷又把三個人頭割下來領着蕭韶一起開了府門放個銃只見兵快應捕共有七八十人齊來見周經歷說小人們是縣衙兩處差來兵快策應拏強盜的周經歷說強盜多拿了殺的人頭在這裡都跟我來到得東門城邊放三個砲開得城門許知縣戴指揮各領五百人馬殺入城來周經歷說不關百姓事賽兒殺了還有餘黨不曾勦滅各人分撥去殺且說王憲方大聽得砲响都起來不知道爲着甚麼正沒做道理處周經歷領的人馬早已殺入方大家裡來方大正要問備細時被側邊一鎗拗倒就割了頭戴指揮拿得馬効良戴德如陣上許知縣殺死康昭王憲一十四人沈印

拍案驚奇

卷三十一

三

時兩月前害疫病死了不曾殺得又恐軍中有變急催傳令只沒有職事的小卒良民一槩不究多屬周經歷招撫許知縣對眾人說這里與萊陽縣只隔四五十里他那縣裡未便知得兵貴神速我與戴大人連夜去襲了那縣留周大人守着這府二入就領五千人馬殺奔萊陽縣來假說道府裡調來的軍去取傍縣的城上逕放入縣裡來鄭貫正坐在堂上被許知縣領了要齊搶入去將鄭貫殺了張天祿祝洪等慌了都來投降把一子人犯解到府裡監禁聽候發落安了民許知縣仍回到府裡同周經歷蕭韶一班解賽兒等首級來見傅總兵楊巡撫把賽兒事說一遍傅總兵說足見各官神美稱譽不已就起奏捷本

一 边打點回京朝廷陞周經歷做知州戴指揮陞都指揮蕭韶

陳鸚兒各授個巡檢許知縣陞兵備副使各隨官職大小賞給
金花銀子表札王嬌蓮蕭情情等俱着擇良人爲聘其餘的在
賽兒破敗之後投降的不准段首另行問罪此可爲妖術殺身
之監有詩爲証

四海縱橫殺氣冲

珞端女寇犯山東

吹簫一夕妖氛尽

月缺花殘送落風

拍案驚奇卷三十一終



